

# 九十周年校庆巡礼·岭南学院

中山大學報

2014年10月20日

本期编辑、校对：徐津阳 卢旖维 彭楚裔

## 国际化学人才培养

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将培养学生  
的全球化意识和全球化眼光作为一个重点。

——岭南学院院长徐信忠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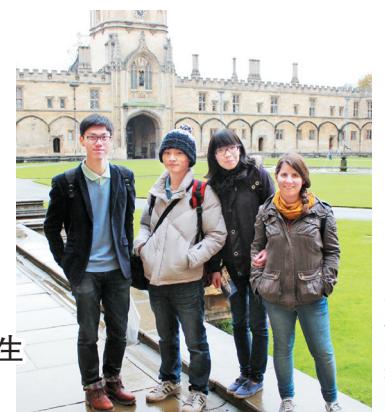


▲岭南学院本科生与学院国际顾问委员在午餐会上交流

■ 岭南学院 2010 级 肖萌

## 哥本哈根， 不只是童话

——访哥本哈根大学交换生  
2010 级金融系李国令同学



牛津游学

对大多数人来说，北欧是极具童话色彩的所在地，哈姆雷特的古堡，优雅的美人鱼，连阳光照在海面上都有让人眩晕的幸福感。而对于大三上学期选择到哥本哈根交换的国令来说，这一切，就像童话般美好，却又比童话有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起床，花 20 分钟赶到学校，一天的学习生活就此开始。国令说，他在交换期间，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德国同学，一起上课，一起计划晚上的聚会，一起爬山，国令还在他们的德国家中度过了圣诞节。直到现在，国令依然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最近还与他们相约去爬香格里拉的雪山。显然，这个中德组合，已经成为跨国界的一辈子的好朋友。

“哥本哈根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国令说道，“我认为它是自然、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一方面，它是尖顶之城，有着典型北欧城市的童话色彩，另一方面，它也是欧洲商业之都，自行车之都，非常的现代，非常的发达。”而最让国令印象深刻的是哥本哈根所坚持的生活理念，那就是自然、淳朴、节约和共同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哥本哈根也被认为是现代简约生活的典型。

国令在哥本哈根的学校生活主要是学习和练习厨艺。对于后者，国令更是骄傲地称之为“美食外交”。而当被问到觉得和在国内的学习模式有什么不同时，国令说，“在哥本哈根，自主学习的习惯更重要，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促使自己去做更多的阅读，学到更多的知识。”而对于跨文化交际方面，国令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分歧肯定是有，但只要大家保持思想开放，学会理解不同的看法，在面对分歧的时候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也会是很高效很愉快的跨文化合作。

除去学校的生活，国令的旅行和社交生活也过得多姿多彩。在 14 个国家的旅行经历中，最让国令感悟深刻的是意大利火车夜班车经历，“当时是午夜，已经有些寒冷，我们就蜷缩在一个角落等车，这时我发现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流浪汉，心里突然很有感慨，觉得人与人真的是没有差别的。”而西班牙的旅行也带给国令不小的震撼，“那是我到过的最快乐的国家”，他说，“你不会想到在一个经济萧条，失业率如此之高的国家，人们竟会如此的快乐和乐观，我也被那快乐的气氛感染了。原来快乐真的不是由富足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被问到交换和短期项目的不同时，国令很有经验地对比了自己的交换经历和之前在美国的短期家庭寄宿经历，“我觉得交换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交换期间，你不是一个短期游客，你跟本地学生是完全一样的，一样需要自己面对和解决一切困难。因此交换使得你有机会体会真正的当地生活并了解自己是否真正会喜欢。”

“关于交换，还有什么想对师弟师妹们分享的吗？”

面对这个问题，国令沉思了几秒，“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也是之前在美国时，接待我的 Host 对我说的话——只有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才能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也是在外国，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选择空档年的原因。而交换是以非常低的成本，非常高的收益给自己一个体验国外的机会，给自己一次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发现自己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师弟师妹们能珍惜学院提供的交换机会！当然，还有一句话特别想告诉学弟学妹们，那就是，时不再来，现在不疯狂真的就老了，所以趁青春，大胆去尝试吧！”

##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 岭南学院 2011 级 李叶钦

给我院学生。此外，学院还聘请了多名造诣深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一流商学院的知名教授等担任学院客座教授。学生通过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教师的不同观点和思想方法，对跨文化的理解力和从多种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得到提高。

目前岭南学院的学生中，有 10% 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瑞典、芬兰、葡萄牙、奥地利、荷兰、俄罗斯、泰国等国家。

目前，岭南学院已通过 EQUIS 和 AMBA 两项权威国际认证，将继续大力开拓对外交流的途径，创造开放式的国际教育环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管理人才和商界领袖。

### 国际化的师资和生源

学院的国际化教育首先体现在师资的国际化和生源的多样化。在师资与科研方面，岭南学院一方面大力培养国际化视野的本土人才，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国外教授前来授课。全院教师 99 人，有 90% 以上的教师有海外留学、访问经历。从 1999 年开始，岭南学院每年至少有四位老师被选派到 MIT 接受为期半年的课程进修与交流访问，目前学院已有过半教师赴麻省理工学院参加 International Faculty Fellows 短期培训项目。他们把从世界一流商学院学习到的先进教育理念，以丰富的案例教学等多种方式传授

给学院学生。此外，学院还聘请了多名造诣深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一流商学院的知名教授等担任学院客座教授。学生通过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教师的不同观点和思想方法，对跨文化的理解力和从多种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得到提高。

目前岭南学院的学生中，有 10% 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分别来自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瑞典、芬兰、葡萄牙、奥地利、荷兰、俄罗斯、泰国等国家。

### 国际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对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非常重要，岭南学院鼓励选修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本科生必须选择至少三门用英文授课的选修课。英语授课课程既包括传统的语言类课程，亦包括各种专业选修课程等。岭南学院开设的全英文课程有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管理、组织行为学、投资学、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实务、固定收益证券、财务报表分析等。

岭南国际 MBA 采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教学体系和大部分课程设置，采用全英文教学。每年岭南学院会定期和学院 MBA 委员会的专家们定期回顾国际 MBA 课程，改进课程结构，鼓励老师开设新的选修课。此外，岭南学院的 CHEMBA 项目、国际 DBA 项目基本实现全英文教学，授课教授包括外国教师。



▲法兰克福 交换生德国国庆日 hiking

■ 岭南学院 2011 级 温舒然

## 遇见未知的自己

——访南澳大学交换生  
2010 级物流专业李思秋同学

去澳洲交换之前，思秋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相当圆滑且习惯群居的女孩儿，但一个学期的国外生活经历不仅让她学会了享受孤独，更学会了静静观察与成长。

起床吃早餐，步行 10 分钟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学校，一天的学校生活就此开始。澳洲虽然教学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如果真的要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是要做大量课外阅读的。最重要的是，西方人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对学术研究也很严谨，这让思秋肃然起敬。在交换学习期间，思秋也遇到过学习上的困难和挑战，比如和老师还有同学的沟通：“因为澳洲人口音很重，开始的一个月基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且那时候自己词汇量又少，听课要同步理解很困难。”对此，思秋回家后一遍遍地听学校的录音，英语能力大大提升了。此外，跨文化交际也是很有的挑战的任务，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对待作业的态度都不一样，经常发生讨论不起来或是强烈冲突的情况，但也因此每一次合作成功都让思秋觉得无比珍贵。

“上完课就在学校餐厅用餐，下午一般没有课，有时候到 China Town 采购，有时候去市中心的图书馆复习和上网。”喜欢四处闯荡的她也有着丰富的旅行体验：“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旅游吧，大部分都是自己去的，因为想体验一下做背包客，自己旅行的乐趣。”

谈到异国的同龄人，思秋觉得澳洲的孩子都很有活力，喜欢运动，身体素质普遍比亚洲人好；其次是很个性，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偶尔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最后，澳洲的孩子最大的幸福是很自由，不论做什么都会被家长支持。

在澳洲的这段时间，思秋真实地感受到了独在异乡的孤单，“整个交换过程都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特别在忍受孤独方面。8 月份正是澳洲的冬天，那时我刚到没多久，脚上的旧伤复发使我行走困难。晚上一个人在屋子里上药，脚都疼到不自觉地颤抖了，会觉得无助特孤独。”从爱热闹和习惯群居，到逐渐适应，再到最后享受孤独，思秋说后来发现自己一个人也能快乐地在房间复习、做料理、计划旅行的时候心里有满满的自豪感。

往往是在一个完全陌生和未知的环境，我们会遇到未知的自己。她说，“交换之前的我真的很桀骜不驯，自以为是。在出国之前觉得去外面读书的孩子不正经，但其实，他们面临的课业压力大，要不挂科就要非常努力；他们的生活压力更大，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很多孩子都辛苦打工；此外，在国外寂寥的环境下还要排遣寂寞和抑郁……经过这 5 个月，自己内心更加宽容，因为如果凭有限的信息就对别人做出评价是非常不公平且不尊重他们的。”

思秋坦诚的眼睛让笔者也受到了感染，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开始希望自己不带任何偏见与世界诚实相待，就像她说的那样，“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保持一颗开放、谦逊的心态对待这个世界，不管是已知还是未知的部分。”

## 游子与故乡

我相信我永远不属于这里，轻轻走来又即将离开。

一年前，我曾有太多的顾虑，或是太多的期待。以为会遇到文化上的交织和感受去驻足思考，收获讨论抑或反思。但当身为异客，方才明白，生活终归于琐碎，现实容不得你有心情去对文化、对社会、对现状进行抱怨、反思和批判。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一切源于本真的人而已。

关于文化，你才知道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是怎样一个陌生的存在，你才开始抛下那些本以为对“待见”的潜意识期许。你曾幻想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自豪地介绍中国，讨论差异。之后，你才明白自己被一些传统意识荼毒深远。当你说出 China 的一刻大多数欧洲人的反应，就如同你跟大多数中国人提到一个不熟悉国度的名字一般。

在餐桌上，可爱的欧洲伙伴突然好奇地问你“来欧洲以后，现在，欧洲和中国，你更喜欢哪个？”当我不假思索说出“China”一刻，他那不可置信的表情也震惊了我。在讨论室，你时常听到，这个我们总以仁厚、友好的大国自居的国度，在他们的眼里，有时是个有威胁意味的“独裁者”。即使心有准备，世界观的瓦砾还是在瞬间坍塌了小块，你像是一只从井底跑出的青蛙，发现别的井里的青蛙看到的同一片天空那般不一样。我相信一切没有对错，只是我们呆的并不一样罢了，你不能因为这样的异见而去否定一个人。毕竟，这一切所指并不针对你本身与民族本身，而更多源于他们对于你所在的“control everything”的国家政府本身的看法。

每每此时，你不会据理力争、面红耳赤，但更不会随声附和、谈笑间说出自己的想法矣。相处和容纳，就不应该被过多的政治因素所左右。但也往往，在一个对你文化完全生疏的地方生活，你的思乡种子便开始萌发滋长。

当然，一切的意想不到不仅逡巡于此。面对你看不完的堆积如山的 paper，几个小时也无法解决的一道作业题，你跟不上的超凡

语速下的讨论……你潜意识里的民族自尊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偷偷地膨胀，你不知不觉在这样的境遇下加足马力地拼命甚至乐于其中。你听到你心底里坚定又微弱的那个声音：你不想输。

孤独与压力下，才会真正明白家的意义。“Where are you from”的提问下，Guangdong 或 Shenzhen 的回答早已被那一句斩钉截铁 China 所打败。再也没有傻傻的南北差异，没有线裤与秋裤叫法的讨论，没有豆腐花是甜还是咸的争执。在最累的时候，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是你的退路，会接纳你的一切。你知道还有一片天堂，仿佛一切草木都在等待你。即使哪怕，谁都知道那片“天堂”有那么多的不完美。它看起来没有那么自由、那么恬静、那么干净……但是，它是我的家啊，那样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注定可以在我心坎里跨过一个不完美的标准而完美。

二十多年，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乡愁。

没有经历这种思念，或许永远不知道在异国他乡咀嚼文字时，心中那千万的涟漪。你和小伙伴们在饭桌上苦想着《商山早行》的诗句：“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我们都叹着问着，为什么高中时从没觉得它这么美过。你有一天突然和一个远方伙伴赛起你一字不落背下来的岳阳楼记，殊不知，那时候的你，并不是想赛，而是突然觉得你在这个荷比德交界处一口气背下这样一些文字，是有多么神奇、多么美好、多么酣畅淋漓，比你喝下一海的德国黑啤来得畅快。

你开始怀旧，甚至学会追溯八十年代父母一辈的时光回忆。秋日下马城路口的大教堂边，或是图书馆的砖砌的路旁，总能落满金黄的叶子。某天夜里 12 点从图书馆疲惫郁闷地骑回公寓，耳机里突然蹦出小白虎队那一句：“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这股平日里更认为如同儿歌般的歌词竟然一下子把我唤醒：这不过是青春中一次小小的考验，21 岁，我

有血本可以拼，有时间可以等，有退路可以依赖，有理想给我放行，人生最美最能够勇敢的年华在此，我为何要怕，要疲惫，要抱怨？

我相信我的幸运，能在这样的时光，在此地短暂地流浪。我在试图看清楚，我在怎样地活着，怎样地走着。半年后的今天，“马城”坑洼的石板路和灰红色的石碑开始一次又一次成为我的梦乡。我终究逃不过思念“马城”。是的，我游荡在不属于你的陆地上重审着自己的价值和归属，却找到了那样一种孤独之下，所向披靡的单纯。

许久之后，或许当有人问我，在这样一片全然不同的土地上，有些什么样了不得的体验？

或许我是给了不了你想要的答案了，但是，我认识了故乡，认识了我。



游学团参访牛津大学